

孙中山的“航空救国”

宋力 刘中刚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架飞机,标志着人类活动从此摆脱了地表的束缚,开始奔向广袤的天空。但飞机在军事领域上的广阔发展前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马上为许多国家所认识。1909年,意大利著名军事家,近代制空权论的先驱朱利奥·杜黑将军在其名著《制空权及其获得》一书中大力宣扬:独立于陆海军之外,应成立一个新军种——空军,空军应成为军队的主力 and 重心。但他的主张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战期间,尚处在摇篮中的空中力量,最初仅是作为陆海军的一种配属,被零星用于侦察、通信、炮火校正等方面,后来才逐渐用于运输、轰炸,但这足以展示了空中力量的发展潜力。1921年杜黑又发表了《制空权》一书,进一步系统的阐述了他的空军学术思想,即空军第一决胜论、航空兵战斗力论及空军独立论。从此,军事理论界对空军的认识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许多国家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军事航空训练机构和航空部队。空军从此与陆海军

一道,开始成为一支独立有效的军事力量。

近代中国人对飞机的认识与研制起步较早。1910年,冯如研制成功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其各项技术性能在当时均已走在世界前列。国人对中国近代空军学术理论的探讨起步也较早,早在辛亥前后,孙中山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就耳闻目睹了飞机的发明、发展及应用。他敏锐地预见到这一新生事物将在国家建设特别是军事领域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指出:“飞机将成为新式的军事武器,大大有助于我国国民革命”。这充分反映了他早期的“航空救国”思想。在实践中,孙中山更是将空军建设与其革命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国空军的筹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孙中山超越同时代国人,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领空”概念。他指出:国家生存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不可。“自航空机参加战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之划分言之,往昔所争之领土、领水,今有领空

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整军经武后哲前贤。”

张学良把这首诗亲笔写下来,请一位日本人用莱塞儿(一种很亮很亮的漆)做成了匾,亲手送给了张捷迁。最后,张学良还在百寿图前面与张捷迁、张素坤

夫妇拍照留念。

1991年3月1日,张捷迁夫妇经香港飞抵北京。3月10日,张学良夫妇首次离台赴美。出国旅行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他已经获得了全面自由。

1991年3月10日,可以作为张学良完全自由的标志(但实际上,张学良的自由,是逐步获得

的)。争取恢复张学良自由的呼吁和努力,从张学良失去自由之日即已开始,50多年以来,许许多多的人为之奔走呼号,至此,终于划上了完满的句号。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在时空的坐标中以其超脱的角色,风云际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93年4月22日,坐落在沈阳的东北工学院更名为“东北大学”。

之划分,造地球成形以来之异象。就其效力言之,已打破兵舰、潜艇、战车等之偏枯性能,极控制三界(指陆、海、空)之能事”。这段话充分说明了领空这一国防新领域,在近代国家主权捍卫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不说孙中山先生对“领空”概念的提出及阐述,确是远见卓识!

1921年,孙中山在其拟订的《国防计划》大纲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空军”这一概念,并首次将空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陆海军相并列提出。这与同年杜黑在《制空权》一书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孙中山认为“飞机为近世军用最大利器……于国家前途、吾党前途均至有裨益”,“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之武器”,因此“欲因应现代国际上之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这些思想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对空军在未来军事上的应用前景及其作用的认识十分清楚。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产生了“航空救国”的思想。

为建设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中的独立空军力量,孙中山在1921年《国防计划》大纲中,非常强调发展空军力量,在全部63个项目中,有关空军的内容就有9项之多。其中包括向列强定制各项新式飞行器,如航空机、军用飞艇、飞球等;中国航空建设计划,如机场的建设、飞机制造、航空人才培养,训练不败之空军计划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建设独立空军的思想,已牢固确立。为此,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专门设立航空处(后扩为航空局),以掌管航空事宜。1922年,孙中山为了北伐,组建了北伐飞机队。1924年孙中山更是进一步将航空局扩编,建立了3个飞机队。在空军建设上,孙中山始终把握一点,即将航空力量置于统帅部直接监控之下,而不是像当时世界上通常的作法,将空军隶属于陆军或海军,从而奠定了中国独立空军的雏形。

在建设空军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把培养造就空军优秀人才放在首位。孙中山认为建立空军的根本是培养人才,空军要发展,首要前提就是人才的培养。他指出“飞船练习之事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就热情号召爱国的华侨青年学

习航空技术。1915年他在日本滋贺县近江八日市创办了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聘请日本飞行家尾崎行辉、立花了观为教官,美国人斯密斯为顾问,购买法国“法尔门”式飞机两架作为教练机,从留日学生和华侨青年中挑选了20多名学生进行培训。此外,他还选拔了杨仙逸、陈庆云等20余人进入美国纽约拔夫罗市寇狄斯飞行学校学习飞行技术。1920年,又组织人在美国旧金山开办“图强公司”,专门培养中国飞行人员。1924年孙中山又在广州创办了广东航校。培养人才的同时,孙中山先生更是爱才用才。1912年8月1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作飞行表演时不幸牺牲,孙中山万分悲恸,遂下令:从优照少将阵亡例给恤,并将其事迹宣付国史馆,遗体葬于黄花岗;1918年,旅美华侨杨仙逸从美国茄米斯大学航空系毕业后,孙中山亲电将他招聘回国筹建飞机队,1922年,孙中山又任命他为大元帅府航空局长兼修理厂厂长。可以说,中国第一代航空技术骨干的成长与孙中山的关心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奥克兰观看冯如飞行表演时,便兴奋地说:吾国大有人矣!事后,他鼓励冯如,要立志把自己的才智和技能献给祖国,献给革命,以建设中国的航空事业。1922年,在孙中山的直接关心下,杨仙逸接纳了曾在美国受训的一批飞行人员黄光锐、陈卓林等回国,同时聘请两名美国工程师来华,在广州大河头建立了第一家飞机制造厂。1923年6月该厂造出了第一架飞机,同年7月在大河头机场举行第一架飞机命名试飞典礼。为表示对国造飞机的信任和支持,宋庆龄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不顾危险,亲自乘机成功地完成试飞。为表达对孙夫人这种英勇无畏精神的敬佩和纪念,这架飞机就以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时的英文名字“ROSAM-ONDE”命名为“乐士文1号”。孙中山对国人能自造飞机大为赞赏,亲笔题写了“航空救国”4个大字,以资鼓励,并指出:“至于自己飞机可以造,目前完成第一架,比之外国所造者尤甚,此后当继续自造,不须外来矣。”此后,该厂共造出了近60架飞机。